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四十六
　七

詳校官侍讀臣陳崇本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　塤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臣劉家瑛

謄錄監生臣陳元熙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四十六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十六

劉頌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胥之後也世為名族同郡有雷蔣穀魯四姓皆出其下時人為之語曰雷蔣穀魯劉最為祖父覿平陽太守頌少能辨物理為時人

所稱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文帝辟為相府掾奉使于蜀時蜀新平人飢土荒頌表求振貸不待報而行由是除名武帝踐阼拜尚書三公郎典科律申宽訟累遷中書侍郎咸寧中詔頌與散騎郎白褒廵撫荆揚以奉使稱旨轉黄門郎遷議郎守廷尉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為詳平會滅吳諸將爭功遣頌校其事以王渾為上功王濬為中功帝以頌持法失理左遷

京兆太守不行轉任河内臨發上便宜多所納用郡界多公主水碓遏塞流水轉為浸害頌表罷之百姓獲其便利尋以母憂去職服闋除淮南相在官嚴整甚有政績舊修芍陂年用數萬人豪彊兼并孤貧失業頌使大小戮力計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頌在郡上疏曰臣昔忝河内臨辭受詔卿所言悉要事宜小大數以聞恒苦多事或不能悉有報勿以為疑臣受詔之日喜懼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顧以螢燭增暉重光到郡草具所

陳如左未及書上會臣嬰丁天罰寢頓累年今謹封上
前事臣雖才不經國言淺多違猶願陛下垂省使臣微
誠得經聖鑒不總棄於常案如有足採冀補萬一伏見
詔書開啓上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屬咸出之藩夫豈不
懐公理然也樹國全制始成於今超秦漢魏氏之局節
紹五帝三代之絶跡功被無外光流後裔巍巍盛美三
五之君殆有慙德何則彼因自然而就之異乎絶跡之
後更創之雖然封幼稚皇子於吳蜀臣之愚慮謂未盡

善夫吳越剽輕庸蜀險絕此故變釁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且自吳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患也又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主以鎮撫之使內外各安其舊又孫氏為國文武衆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於編户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逼身自謂失地用懐不靖令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竝敘士卒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之於國內內兵得散新邦又安兩獲其所於事為宜宜取同姓

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就遠割裂土宇令倍於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須皇子長乃遣君之於事無晚也急所須地交得長主此事宜也臣所陳封建今大業已舉然餘衆事儻有足採以參成制故皆并列本事臣聞不憚危悔之患而願獻所見者盡忠之臣也垂聽逆耳甘納苦言者濟世之君也臣以期運幸遇無諱之朝雖當抗疏陳辭汎論政體猶未悉所見指言得失徒荷恩寵不異凡流臣竊自愧不盡忠

規無以上報謹列所見如左臣誠未自許所言必當然要以不隱所懷為上報之節若萬一足採則微臣更生之年如皆簪妄則國之福也願陛下缺半日之間垂省臣言伏惟陛下雖應天順人龍飛踐阼為創業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叔世何則漢末陵遲閹豎用事小人專朝君子在野政荒衆散遂以亂亡魏武帝以經略之才撥煩理亂兼爾文教積數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後吏清下順法始大行逮至文明二帝奢淫驕縱傾殆之主

也然內盛臺榭聲色之娛外當三方英豪嚴敵事成克舉少有懲違其故何也實賴前緒以濟勲業然法物政刑固已漸頹矣自嘉平之初晉祚始基逮于咸熈之末其間累年雖鈇鉞屢斷翦除凶醜然其存者咸蒙遭時之恩不軌於法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孫則其曾玄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難正故曰時遇叔世當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綱之會也然陛下猶以用才因宜法寛有由積之在

素異於漢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為未可一旦直繩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所以為政矯世衆務自宜漸出公塗法正威斷日遷就肅嚳由行舟雖不横截迅流然俄向所趣漸靡而往終得其濟積微稍著以至于今可以言政而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政功美績未稱聖旨凡諸事業不茂既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及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意者臣言豈不少槩聖心夫頽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

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燕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蔕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為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

也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為邦近多違而遠

慮固聖王推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包彼小違以據大

安然後足以藩固内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

賢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

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

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興王之顯親列爵五

等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

者僅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

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不用雖强弱不適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強盛昔吕氏作亂辛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租奉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姦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

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又魏氏
雖正位居體南面稱帝然三方未賔正朔有所不加實
有戰國相持之勢大晉之興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
滅吳可謂功格天地土廣三王舟車所至人迹所及皆
為臣妾四海大同始於今日宜承大勲之籍及陛下盛
明之時開啓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於萬載垂長世
於無窮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而王制人
君立子以適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不可

易者也而賢明至少不肖至衆此固天理之常也物類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也是以闇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籍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則泰日少亂日多政教漸頽欲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輔

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為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衆疑難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彊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忠而為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猜忠誠得著不惕於邪故也聖王知賢哲之不世及故立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既列臣無忠慢同於竭節以徇其上羣后既建繼體賢鄙亦均一契等於無慮且樹國苟固則所任之臣得賢益

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則勢固易持故也然則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于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為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同忿俱奮令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惕於邪而起孤立無黨所蒙之藉不足獨以有為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善識事勢之士深共籌

之建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為宜早創大制遲迴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為適足以虧

天府之藏徒棄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衞上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疎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内使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遠近郊地盡然後親疎相維不得復如十世之内然猶樹親有所遲天下都滿已彌數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親疎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數都吏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親疎遠

近不錯其宜然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土方百里然後人數殷衆境内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羣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内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於境内之政官人用

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令臣所舉二端蓋事之大較其所不載應在二端之屬者以此爲率令諸國本一郡之政耳若備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虛制損實力至於慶賞刑斷所以衛下之權不重則無以威衆人而衛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亦終於必備令事爲宜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

諸王傳祚曁至冐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絶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羣后思懼胤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於罪戮國隨以亡不崇興滅繼絶之序故下無固國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

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修周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於誅絕又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由網密今又宜都寛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大制都定班之羣后著誓丹青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況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謂根深華嶽而四

維之也臣之愚願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今閻閭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理然也聖王大諳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詭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恥厲守

貧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楳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之徒也為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之塗既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恒背公而横務是以風節日頽公理漸替人士富貴非軌道之所得以此為政小大難期然敎頽来既久難反一朝又世放都靡營欲比肩羣士渾然庸行相似不可頓肅甚殊黙陟也且教不求盡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猶有

甚泰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損其顯榮之貴俄在不鮮之地約已潔素者蒙儉德之報列于清官之上二業分流令各有蒙然俗放都奢不可頓肅故臣私慮願先從事於漸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已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昃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闇是非以别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

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恒居其易則安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於考終故羣吏慮事懐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恒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徵無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為國之大畧也臣竊惟陛下聖心意在盡善懼政有違故精事始以求無失又以衆官

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寧居日昃也臣之愚慮竊以為今欲盡善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又羣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著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闇劣不得以尸禄害政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少久即羣司徧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實政之至務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下不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別何以驗之今世士人決不

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軟也然今欲舉一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負敗不知所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自以累資及人間之譽耳非功實也若謂不然則當今之政未稱聖旨此其徵也陛下御今法為政將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凡臣所言誠政體之常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陛下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於令事應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古

者六卿分職冡宰為師秦漢已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令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為重事所不須然今未能省并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為其都統若丞相之為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連度支之事臺乃奏處其餘外官皆專斷之嵗終臺閣課功校簿而已此為九卿造創事始斷而行之尚書書主賞罰繩之其勢必愈考成司非而已於令親掌者動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嵗終事功不建

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全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故善為政者綱舉而網疏綱網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為政不苛此為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

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彊橫肆豪彊橫肆則百姓失職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令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犯彊舉尤之奏當以盡公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大姦犯政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富彊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埶而頓筆下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於政體清議乃

由此而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者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衆此為政誅赦之準式也何則所謂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輒繩以法則愧於明時何則雖有所犯輕重甚殊於士君子之心受責不同而名不異者故不執

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因名可亂假力取直故清議益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頽是以聖人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青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纊塞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為政此言大

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夫權制不可以經常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愚望不虛生必因時而發有因而發則望不可奪事變異前則時不可違明聖達政應赴之速不及下卑故能動合事機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既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為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遂廵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雖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

悉蕩并知時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歸視險若夷至於吳平之日天下懷靜而東南二方六州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並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役亦應改舊此二者各盡其理然後黔首感恩懷德謳吟樂生必十倍於今也自董卓作亂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難極矣六合渾并始於今日兆庶思寧非虛望也然古

令異宜所遇不同誠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實在可為縱復不得悉然為之苟盡其理可靜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內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政務多端世事之未盡理者難徧以疏舉振領總綱要在三條凡政欲靜靜在息役息役在無為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農在平糴為政欲著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官久非難也連其班級自非才宜不得旁轉以終其課則事

善矣平糴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穀積矣無為匪他𨚫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損之利如斯而已則天下静矣此三者既舉雖未足以厚化然可以為安有餘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財農是也所立為指於此事誠有功益苟或妨農皆務所息此悉似益而損之謂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須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濟至重目下為之雖少有廢而計終已大益農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終作大患宜

逆加功以塞其漸如河汴將合沉茦苟善則役不可息諸如此類亦不得已已然事患緩急權計輕重自非近如此類準以為率乃可興為其餘皆務在静息然能善筭輕重權審其宜知可興可廢甚難了也自非上智遠才不幹此任夫創業之美勲在埀統使夫後世蒙頼以安其為安也雖昏猶明雖愚若智濟世功者實在善化之為要在静國至夫修飾官署凡諸作役務為恒傷過泰不患不舉此將来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至於

仰蒙前緒所憑日月者實在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而令勳所不須以傷所憑鈞此二者何務孰急陛下少垂恩迴慮詳擇所安則大理盡矣世之私議竊比陛下於孝文臣以為聖德隆殺將在乎後不在當今何則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阼有創業之勳矣掃滅彊吳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貴而躬行布衣之所難孝倹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無細動成軌度又有之矣若善當身之政建藩屏之固使晉代久長後世仰瞻

遺跡校功考事實與湯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虛美常辭其事實然若所以資為安之理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勲不得遠盡弘美甚可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叅聖慮經年少久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言又論肉刑見刑法志詔答曰得表陳封國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齊法宜復肉刑及六州將士之役居職之宜諸所陳聞具知卿之乃心為國也動靜數以聞元康初從淮南王允入朝會誅楊駿頌屯衛殿中

其夜詔以頌為三公尚書又上疏論律令事為時論所美久之轉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明其賞罰賈郭專朝仕者欲速竟不施行及趙王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甚慟聞華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種也倫黨張林聞之大怒憚頌持正而不能害也孫秀等推崇倫功宜加九錫百僚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廟乂安雖嬖后被退勢臣受誅周勃誅諸吕而尊孝文

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竝無九錫之命違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無所施張林積忿不已以頌為張華之黨將害之孫秀曰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頌林乃止於是以頌為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尋病卒使使者弔祭賜錢二十萬朝服一具謚曰貞中書侍郎劉沈議頌當時少輩應贈開府孫秀素恨之不聽頌無子養弟和子雍早卒更以雍弟詡子隲為適孫襲封永康元年詔以頌誅賈謐督攝衆事有功追封梁鄒縣

侯食邑千五百户頌弟彪字仲雅㕘安東軍事伐吴獲張悌累官積弩將軍及武庫火彪建計斷屋得出諸寶器歷荆州刺史次弟仲字世混歷黄門郎滎陽太守未之官卒初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頌曰舜後姚虞陳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為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義為婚可也友方欲列上為陳騫所止故得不劾頌問明法掾陳默蔡畿曰鄉里誰最屈二人俱云劉友屈頌作色呵之

繳曰友以私議冐犯明府為非然鄉里公論稱屈友辟公府掾尚書郎黄沙御史

李重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也父景秦州刺史都亭定侯重少好學有文辭早孤與羣弟居以友愛著稱弱冠為本國中正遜讓不行後為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所適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檢防轉碎徵

刑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為弊已甚而至於議改又以為疑臣以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錯之使體例大通而無否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有定主人無異望卿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固人德歸厚秦反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自此來矣漢革其弊斟酌周秦並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

兆庶顒顒欣睹太平然承魏氏彫弊之跡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蓄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即土斷之實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在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為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故寄㑹括於閭伍則邑屋皆為

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覈則雖竭聖智猶不足以贍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既行即人思反本修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遷太子舍人轉尚書郎時太中大夫恬和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書啓可屬主者為條制重奏曰先王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

卒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而斯制已沒降及漢魏因循舊跡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車器有貴賤之差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於奴婢私產則實皆未嘗曲為之立限也八年已已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逾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逾犯者三家洛陽縣十家已上官長免如詔書之旨法制已嚴今如和所陳而稱光幹之議此皆衰世踰侈當時之患然盛漢之初不議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

也盖以諸侯之軌既滅而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徒為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聖明垂制每尚簡易法禁已具和表無施又司隸校尉石鑒奏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監求召還尚書荀愷以為遠郡非人情所樂奏登貶秩居官重駁曰臣聞立法有制所以齊衆檢邪非必曲尋事情而理無所遺也故所滯者寡而所濟者衆今如登郡比者多若聽其貶秩居官動為準例

懼庸才負遠必有贖貨之累非所以肅清王化輯寧殊域也臣愚以為宜聽鑒所上先名登還且使體例有常不為遠近異制詔從之太熙初遷廷尉平駁廷尉奏邯鄲醳等文多不載再遷中書郎每大事及疑議輒綜以經典處決多皆施行遷尚書吏部郎務抑華競不通私謁特留心隱逸由是羣才畢舉拔用北海西郭湯琅邪劉珩燕國霍原馮翊吉謀等為祕書郎及諸王文學故海內莫不歸心時燕國中正劉沉舉霍原為寒素司徒

府不從沉又抗詣中書奏原而中書復下司徒絫論司徒左長史荀組以為寒素者當謂門寒身素無世祚之資原為列侯顯佩金紫先為人間流通之事晚乃務學少長異業年踰始立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不應寒素之目重奏曰案如癸酉詔書廉讓宜崇浮競宜黜其有履謙寒素靖恭求己者應有以先之如詔書之旨以二品繫資或失廉退之士故開寒素以明尚德之舉司徒總御人倫實掌邦教當務峻準評以一風流然古之

厲行高尚之士或棲身巖穴或隐跡丘園或克己復禮或耄期稱道出處默語唯義所在未可以少長異槩疑其所守之美而遠同終始之責非所謂擬人必於其倫之義也誠當考之於邦黨之倫審之於任舉之主沉為中正親執銓衡陳原隐居求志篤古好學學不為利行不要名絶迹窮山緼韣道藝外無希世之容内全遯逸之節行成名立縉紳慕之委質受業者千里而應有孫孟之風嚴鄭之操始舉原先諮侍中領中書監華前州

大中正後將軍嬰河南尹軼去三年諸州還朝幽州刺史許猛特以原名聞擬之西河求加徵聘如沉所列州黨之議既舉又刺史班詔表薦如此而猶謂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舍所徵檢之實而無明理正辭以奪沉所執且應二品非所求備但原定志窮山修述儒道義在可嘉若遂抑替將負幽邦之望傷敦德之教如詔書所求之旨應為二品詔從之重與李毅同為吏部郎時王戎為尚書重以清尚見稱毅淹通有智識雖二人操

異然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敘字茂彥舊史闕其行事于時內官重外官輕兼階級繁多重議之見百官志又上疏曰凡山林避寵之士雖違世背時出處殊軌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膺高義也昔先帝患風流之弊而思反純朴乃諮詢朝衆搜求隱逸咸寧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徵安定皇甫謐四年又以博士徵安南朱沖太康元年復以太子庶子徵沖雖皆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悅服陛下遠邁先帝禮賢之旨臣訪沖州邑

言其雖年近耋耄而志氣克壯耽道窮藪老而彌新極
尚貞純所居成化誠山栖者德足以表世篤俗者也臣
以為宜埀聖恩及其未沒顯加優命時朝廷政亂竟不
能從出為行討虜護軍平陽太守崇德化修學校表篤
行拔賢能清簡無欲正身率下在職三年彈黜四縣弟
疑亡表去官永康初趙王倫用為相國左司馬以憂逼
成疾而卒時年四十八家貧宅宇狹小無殯歛之地詔
於典客署營喪追贈散騎常侍謚曰成子式有美名官

至侍中咸和初卒

史臣曰子雅束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深中機宜詳辨刑名該覈政體雖文慙華婉而理歸切要遊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眷言東國顧郎顗而有餘逮元康之間賊臣專命舉朝戰慄苟避菹醢頌以此時忠鯁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妄錫雖古遺直何以尚茲至於緣其私議不平劉友異夫憎而知善舉不避讎者歟李重言因革之理駁田產之制詞愜事當蓋亹亹可觀

及銳志銓衡留心隱逸濬沖期之識會豈虛也哉

贊曰劉頌剛直義形於詞自下摩上彼實有之李重清雅志迺無私推賢拔滯嘉言在兹懋哉兩哲邦家之基

晉書卷四十六

晉書卷四十七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十七

傅玄子咸　咸從父弟祗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祖燮漢漢陽太守父幹魏扶風太守玄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郡上計吏再舉孝廉太尉辟皆不就州

舉秀才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後參安東將軍軍事轉温令再遷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所居稱職數上書陳便宜多所匡正五等建封鶉觚男武帝為晉王以玄為散騎常侍及受禪進爵為子加駙馬都尉帝初即位廣納直言開不諱之路玄及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玄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

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詠歎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詔報曰舉清遠有禮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乃使玄草詔進之玄復上疏曰臣聞舜舉五臣無為而化

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羣司猥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況積日乎典謨曰無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而寵存之既差而後更用臣不廢職於朝國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業其業而殊其務自士已上子弟為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才優劣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

兆庶之衆無有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蒞事而坐享天禄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令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為亟定其制而通計天下若干人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為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為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

尚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流後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耤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濵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嘗從事於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衆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為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

宂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食為子則孝為父則慈為兄則友為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為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廢也若果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為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於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為九年之後乃有遷叙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

終之化居不見久則競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為急臣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校之綱舉矣書奏帝下詔曰二常侍懇懇於所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王者率以常制

裁之豈得不使發憤耶二常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條目亦可便令作之然後主者八坐廣共研精凡關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若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幾得以發懞補過獲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誹謗況皆善意在可採録乎近者孔鼂綦毋龢皆按以輕慢之罪

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俄遷侍中初玄進皇甫陶及入而抵玄以事與陶爭言諠譁為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泰始四年以為御史中丞時頻有水旱之災玄復上疏曰臣聞聖帝明王受命天時未必無災是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惟能濟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免沉溺野無生草而不困匱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時小水旱人未大飢下祗畏之詔求極意之言同禹湯之罪已侔周文之夕惕臣伏

懽喜上便宜五事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耕暵不熟徒喪功力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衆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懽樂臣愚以為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懽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其二曰以二千石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勤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

殺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為宜申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其三曰以魏初末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為四部并本凡五謁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徧伏見河堤謁者車誼不知水勢轉為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為五部使各精其方宜其四曰古以步百為畆今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畆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畆但務修其功力故白

田収至十餘斛水田収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畒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畒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畒而功不修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其五曰臣以為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為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

令令烈往諸胡雖已無惡必且消弭然獸心難保不必其久安也若後有動釁烈計能制之惟恐胡虜適困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為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為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詔曰得所陳便宜言農事得失及水官興廢又安邊

御胡政事寛猛之宜申省周備一二具之此誠為國大本當今急務也如所論皆善深知乃心廣思諸宜動靜以聞也五年遷太僕時比年不登羌胡擾邊詔公卿會議玄應對所問陳事切直雖不盡施行而常見優容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絶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絶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為殿内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

僚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立不敬立又自表不以實坐免官然立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尋卒於家時年六十二謚曰剛立少時避難於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傅子為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録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并文集百餘卷行於世立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

沉沉與交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
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每開卷未
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其後
追封清泉侯子咸嗣
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讎
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屬文論雖綺麗
不足而言成規鑒頼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
人之作矣咸寧初襲父爵拜太子洗馬累遷尚書右丞

出為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肯隨咸之官自表解職三旬之間遷司徒左長史時帝留心政事詔訪朝臣政之損益咸上言曰陛下處至尊之位而修布衣之事親覽萬幾勞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泰始開元以曁于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衆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臣以頑疎謬忝近職每見聖詔以百姓饑饉為慮無能云補伏用慙恧敢不

自竭以對天問舊都督有四令并監軍乃盈於十夏禹敷土分為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户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於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飢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接暫有災患便不繼贍以為當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咸在位多所執正豫州大中正夏侯駿上言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

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賓求以尚書郎曹馥代毓旬日復上毓為中正司徒三卻駿故據正咸以駿與奪惟意乃奏免駿大中正司徒魏舒駿之姻屬屢卻不署咸據正甚苦舒終不從咸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直詔轉咸為車騎司馬咸以世俗奢侈又上書曰臣以為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粱肉

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為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又議移縣獄於郡及二社應立朝廷從之遷尚書左丞惠帝即位楊駿輔政咸言於駿曰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

不行尚矣由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幾也逮至漢文以天下體大服重難久遂制既葬而除世祖武皇帝雖大孝烝烝亦從時釋服制心喪三年至於萬幾之事則有不遑今聖上欲委政於公諒闇自居此雖謙尚之心而天下未以為善天下未以為善者以億兆顒顒戴仰宸極聽於冢宰懼天光有蔽人心既已若此而明公處之固未為易也竊謂山陵之事既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周公聖人猶不免謗以此推之

周公之任既未易而處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言未易盡苟明公有以察其悾款言豈在多時司隷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駿咸因奏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便以行造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帝以駿管朝政有詔不問駿甚憚之咸復與駿箋諷切之駿意稍折漸以不平由是欲出爲京兆弘農太守駿甥李斌說駿不宜斥出

正人乃止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為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為聲

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疾乎居無何駿誅咸轉爲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時太宰汝南王亮輔政咸致書曰咸以爲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猶不免疑況臣既不聖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於冢宰而楊駿無狀便作伊周自爲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既不可勝亦是殿下所見駿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至於論功當歸美於上觀等已數千戶縣侯聖上以駿死

莫不欣悦故論功寧厚以叙其歡心此羣下所宜以實裁量而遂扇動東安封王孟李郡公餘侯伯子男旣妄有加復又三等超遷此之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者皆由東安公謂殿下至止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所怨乎衆之所怨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竊以為憂又討駿之時殿下在外實

所不綜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可處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之事宜也咸復以亮輔政專權又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諠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謂宜靜默頤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造詣及經過尊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既宜弭息又夏侯長容奉使為先帝請命祈禱無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責而自求請命之勞而公以為少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公之姻故

至於此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叵聽也咸之為人不能面從而有後言嘗觸楊駿幾為身禍況於殿下而當有惜任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耶而欲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頷頷觸猛獸之鬚耳所以敢言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令觸猛獸之鬚非欲為惡必將以此見怒亮不納長容者夏侯駿也會景寅詔羣僚舉郡縣之職以補內官咸復上書曰臣咸以為夫興化之要在于官人

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揚逮于仄陋疇咨無拘内外之任出處隨宜中間選用惟内是隆外舉既頹復多節目競内薄外遂成風俗此弊誠宜亟革之當内外通塞無所偏耳既使通塞無偏若選用不平有以深責責之苟深無憂不平也且膠柱不可以調瑟況乎官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防選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當隨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以何為責

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内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懼甚於限法是法之失非己之尤尤不在己責之無懼所謂齊之以刑人免而無恥者也苟委任之一則慮罪之及二則懼致怨謗已快則朝野稱詠不善則衆惡見歸此之戰戰孰與倚限法以苟免乎咸再為本郡中正遭繼母憂去官頃之起以議郎長兼司隸校

尉咸前後固辭不聽勑使者就拜咸復送還印綬公車不通催使攝職咸以身無兄弟喪祭無主重自陳乞乃使於官舍設靈坐咸又上表曰臣既駑弱不勝重任加在哀疚假息日闋陛下過意授非所堪披露丹款歸窮上聞謬詔既往終然無改臣雖不能滅身以全禮教義無靦然虛忝隆寵前受嚴詔視事之日私心自誓隕越為報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絶切勑都官以此為先而經彌日月未有所得斯由陛下有以獎勵慮於愚戇將必

死繫故自掩撿以避其鋒耳在職有日既無赫然之舉
又不應弦垂翅人誰復憚故光禄大夫劉毅為司隸聲
震内外遠近清肅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節亦由所奏
見從威風得伸也詔曰但當思必應繩中理威風自伸
何獨劉毅時朝廷寛弛豪右放恣交私請託朝野溷淆
咸奏免河南尹澹左將軍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
等京都肅然貴戚懾伏咸以聖人久於其道天下化成
是以唐虞三載考績九年黜陟其在周禮三年大比孔

子亦云三年有成而中閒以來長吏到官未幾便遷百姓困於無定吏卒疲於送迎時僕射王戎兼吏部咸奏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謐靜風俗以凝庶績至令人心傾動開張浮競中郎李重李義不相匡正請免戎等官詔曰政道之本誠宜久於其職咸奏是也戎職在論道吾所崇委其解禁止御史中丞解結以咸劾戎為違典制越局侵官干非其分奏免咸官詔亦不許咸上事以為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

馬内有違法憲者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令之文行馬之内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宫内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令道路橋梁不修鬬訟屠沽不絶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州坐即令所謂行馬内語施於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内乎既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馬之内者内外衆官謂之百僚則通内外矣司隸所以不復說行馬内外者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

子以下則共對司內外矣不為中丞專司內百僚司隸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隸以來更互奏內外衆官惟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旦横挫臣臣前所以不羅縷者冀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既所願不從而勑云但為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宜當正已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是以申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下則從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而不得糾尚書臣之闇塞既所未譬皇

太子為在行馬之内邪皇太子在行馬之内而得糾之
尚書在行馬之内而不以糾無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結
以此挫臣臣可無恨耳其於觀聽無乃有怪邪臣識石
公前在殿上脫衣為司隸荀愷所奏先帝不以為非于
時莫謂侵官今臣裁糾尚書而當有罪乎咸累自上稱
引故事條理灼然朝廷無以易之吳郡顧榮常與親故
書曰傅長虞為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
亮可貴也元康四年卒官時年五十六詔贈司隸校尉

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諡曰貞有三子敷晞纂長子敷嗣

敷字穎根清靜有道素解屬文除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太傅叅軍皆不起永嘉之亂避地會稽元帝引為鎮東從事中郎素有羸疾頻見敦喻辭不獲免輿病到職數月卒時年四十六晞亦有才思為上虞令甚有政績卒於司徒西曹屬

祗字子莊父㬢魏太常祗性至孝早知名以才識明練

稱武帝始建東宮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散騎黃門郎賜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戸母憂去職及葬母詔給太常五等吉凶導從其後諸卿夫人葬給導從自此始也服終為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之後河濟汎溢鄧艾常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壊袛乃造沉萊堰至今兖豫無水患百姓為立碑頌焉尋表兼廷尉遷常侍左軍將軍及帝崩梓宫在殯而太傅楊駿輔政欲悦衆心議普進封爵袛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

者也駿不從入為侍中時將誅駿而駿不之知祇侍駿坐而雲龍門閉内外不通祇請與尚書武茂聽國家消息揖而下階茂猶坐祇顧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内外隔絶不知國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驚起駿既伏誅裴楷息瓚駿之壻也為亂兵所害尚書左僕射荀愷與楷不平因奏楷是駿親收付廷尉祇證楷無罪有詔赦之時又收駿官屬祇復啓曰昔魯芝為曹爽司馬斬關出赴爽宣帝義之尚遷青州刺史駿之僚佐不可加罰詔又

赦之祗多所維正皆如此除河南尹未拜遷司隷校尉以討楊駿勲當封郡公八千戶固讓減半降封靈川縣公千八百戶餘二千二百戶封少子暢為武鄉亭侯又以本封賜兄子㑺為東明亭侯楚王瑋之矯詔也祗以聞奏稽留免官期年遷光禄勲復以公事免氐人齊萬年舉兵反以祗為行安西軍司加常侍率安西將軍夏侯駿討平之遷衛尉以風疾遜位就拜常侍食卿禄秩賜錢及牀帳等尋加光禄大夫門施行馬及趙王倫輔

政以為中書監常侍如故以鎮衆心祇辭之以疾倫遣御史輿祇就職王戎陳準等相與言曰傅公在事吾屬無憂矣其為物所倚信如此倫篡又為右光禄開府加侍中惠帝還宫祇以經受偽職請退不許初倫之篡也孫秀與義陽王威等十餘人預撰儀式禪文及倫敗齊王冏收侍中劉逵常侍騶捷杜育黄門郎陸機右丞周導王尊等付廷尉以禪文出中書復議處祇罪會赦得原後以禪文草本非祇所撰於是詔復光禄大夫子宣

尚弘農公主尋遷太子少傅上章遜位還第及成都王穎為太傅復以祇為少傅加侍中懷帝即位遷光禄大夫侍中未拜加右僕射中書監時太傅東海王越輔政祇既居端右每宣君臣謙光之道由此上下雍穆祇明達國體朝廷制度多所經綜歷左光禄開府行太子太傅侍中如故疾篤遜位不許遷司徒以足疾詔版輿上殿不拜大將軍苟晞表請遷都使祇出詣河陰修理舟楫為水行之備及洛陽陷沒遂共建行臺推祇為盟主

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傳檄四方遣子宣將公主與尚書令和郁赴告方伯徵義兵祗自屯盟津小城宣弟暢行河陰令以待宣祗以暴疾薨時年六十九祗自以義誠不終力疾手筆勑厲其二子宣暢辭旨深切覽者莫不感激慷慨祗著文章駮論十餘萬言

宣字世弘年六歲喪繼母哭泣如成人中表異之及長好學趙王倫以為相國掾尚書郎太子中舍人遷司徒西曹掾去職累遷為祕書丞驃騎從事中郎惠帝至自

長安以宣為左丞不就遷黄門郎懐帝即位轉吏部郎
又為御史中丞卒年四十九無子以惕子沖為嗣
暢字世道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環與
侍者暢不之惜以此賞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選入
侍講東宫為祕書丞尋没於石勒勒以為大將軍右司
馬諳識朝儀恒居機密勒甚重之作晋諸公敘讚二十
二卷又為公卿故事九卷咸和五年卒子詠過江為交
州刺史太子右率

史臣曰武帝鑒觀四方平章百姓永言啓沃任切爭臣傅玄體彊直之姿懷匪躬之操抗辭正色補闕弼違諤諤當朝不忝其職者矣及乎位居三獨彈擊是司遂能使臺閣生風貴戚斂手雖前代鮑葛何以加之然而惟此褊心乏弘雅之度驟聞競爽為物議所譏惜哉古人取戒於韋弦良有以也長虞風格凝峻弗墜家聲及其納諫汝南獻書臨晉居諒直之地有先見之明矣傅祗名父之子早樹風猷崎嶇危亂之朝匡救君臣之際卒

能保全禄位可謂有道存焉

賛曰鶉觚貞諒實惟朝望志厲彊直性乖夷曠長虞剛簡無虧風尚子莊才識爰膺衮職忠績未申泉途遽逼

晉書卷四十七

晉書卷四十七考證

傅玄傳父幹魏扶風太守○幹監本訛韓

晉書卷四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四十八

詳校官侍讀臣陳崇本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　埍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臣陳元熙

晉書卷四十八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十八

向雄

向雄字茂伯河内山陽人也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郡為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為之悲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毅為太

守又以少譴繫雄於獄司隸鍾會於獄中辟雄為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斂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王經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讎枯骨而捐之中野為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甚

悅與談宴而遣之累遷黃門侍郎時吳奮劉毅俱為侍中同在門下雄初不交言武帝聞之敕雄令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乃詣毅再拜曰向被詔命君臣義絕如何於是即去帝聞而大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故絕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墜諸川劉河內於臣不為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帝從之泰始中累遷秦州刺史假赤幢曲蓋鼓吹賜錢二十萬咸寧初入為御史中丞

遷侍中又出為征虜將軍太康初為河南尹賜爵關内侯齊王攸將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卧在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帝不納雄固諫忤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弟匡惠帝世為護軍將軍

段灼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世為西土著姓果直有才辯少仕州郡稍遷鄧艾鎮西司馬從艾破蜀有功封關内侯累遷議郎武帝即位灼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

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恊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昧死言艾所以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職處内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會值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於圍城之中當爾之時二州危懼隴右懍懍幾非國家之有也先帝以為

深憂重慮思惟可以安邊殺敵莫賢於艾故授之以兵馬解狄道之圍圍解留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彊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爲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彊賊斬首萬計遂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龍驤麟振前無堅敵蜀地阻險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

投死地勇氣淩雲將士乘勢故能使劉禪震怖君臣面縛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此艾固足以彰先帝之善任矣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事可詳論故鎮西將軍鍾會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參佐官

屬部曲將吏愬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是以狼狽失據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既當謀及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衆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惡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歎息此賈誼所以慷慨於漢文天下之事可為痛哭者良有以也陛下龍興闡弘大度受誅之家不拘叙用聽艾立後祭祀不絶昔秦人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寃酷皆為之立祠天下之人為艾悼心痛恨

亦由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尸柩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赦寃魂於黄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帝省表甚嘉其意灼後復陳時宜曰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圜圍而攻之有不尅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結

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臣推此以廣其義舜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而天下自理由堯人可比屋而封也曩者多難姦雄屢起攪亂衆心刀鋸相乘流死之孤哀聲未絶故臣以為陛下當深思遠念杜漸防萌彈琴詠詩垂拱而已其要莫若推恩以協和黎庶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是故唐堯以親睦九族為先周文以刑于寡妻為急明王聖主莫不先親

後疏自近及遠臣以為太宰司徒衛將軍三王宜留洛中鎮守其餘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國為選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輔佐之聽於其國繕修兵馬廣布恩信必撫下猶子愛國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遷連城開地為晉魯衛所謂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彊矣雖云割地譬猶囊漏貯中亦一家之有耳若慮後世彊大自可豫為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則枝分葉布稍自削小漸使轉至萬國亦後世之利非所患也

昔在漢世諸吕自疑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九國之强故不敢動揺於今之宜諸侯彊大是為太山之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魏法禁錮諸王親戚隔絶不祥莫大焉間者無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諸侯上不象賢下不議功而是非雜揉例受茅土似權時之宜非經久之制將遂不改此亦煩擾之人漸亂之階也夫國之興也由於九族親睦黎庶協和其衰在於骨肉疏絶百姓離心故夏邦不安伊尹歸殷殷邦不和吕氏入周殷

監在於夏后去事之誡誡來事之鑒也又陳曰昔伐蜀募取涼州兵馬羌胡健兒許以重報五千餘人隨艾討賊功皆第一而乙亥詔書州郡將督不與中外軍同雖在上功無應封者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逼江由之勢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無一人封者苟在中軍之例雖下功必侯如在州郡雖功高不封非所謂近不重施遠不遺恩之謂也臣聞魚懸由於甘餌勇夫死於重報故荆軻慕燕丹之義專諸感闔閭之

發匕首振於秦庭吳刀耀於魚腹視死如歸豈不有由也哉夫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由來久矣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臣以為此等宜蒙爵封灼前後陳事輒見省覽然身微宦孤不見進序乃取長假還鄉里臨去遣息上表曰臣受恩三世剖符守境試用無績沉伏數年犬馬之力無所復堪陛下弘廣納之聽採狂夫之言原臣侵官之罪不閑干忤之愆天地恩厚於臣足矣臣聞忠臣之於其君猶孝子之

於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戚然之憂非懷禄也其意在於不忘先君榮親情所不能已已者也臣伏自悼私懷至恨生長荒裔而久在外任自還抱疾未嘗覲見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恨一也遭運會之世值有事之時而不能埀功名於竹帛此臣之恨二也逮事聖明之君而尫悴羸劣陳力又不能當歸死於地下此臣之恨三也哀二親早亡隕凡弟並凋喪孝敬無優施於家門此臣之恨四也夏之日忽以過冬之

夜尋復來人生百歲尚以為不足而臣中年嬰災此臣之恨五也慙日月之所養愧昊蒼而無報此臣之所以懷五恨而歎息臨歸路而自悼者也語有之曰華言虛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平而靈龜神狐未見仙芝蓂莢未生麒麟未游乎靈囿鳳凰未儀於太極之庭此臣之所以不敢華言而為佞者也昔漢高祖初定天下于時戍卒婁敬上書諫曰陛下取天下不與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竊以為不侔

於是漢祖感悟深納其言賜姓為劉氏又顧謂陸賈曰為我著秦所以亡而吾所以得之者賈乃作新語之書述叙前世成敗以為勸戒又田肯建一言之計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而受千金之賜故世稱漢祖之寛明博納所以能成帝業也今之言世者皆曰堯舜復興天下已太平矣臣獨以為未亦竊有所勸焉且百王垂制聖賢吐言來事之明鑒也孟子曰堯不能以天下與舜則舜之有天下也天與之也昔舜為相堯崩三年之喪

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天下諸侯朝覲者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曰天也乃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若居堯之宫逼堯之子非天所與者也曩昔西有不臣之蜀東有僣號之吴三主鼎足並稱天子魏文帝率萬乘之衆受禪於靡陂而自以德同唐虞以爲漢獻即是古之堯自謂即是今之舜乃謂孟軻孫卿不通禪代之變遂作禪代之文刻石垂戒班示天下傳之後世亦安能使將來君子皆曉然心服其義乎然魏文徒希慕堯舜之

名推新集之魏欲以同於唐虞之盛忽骨肉之恩忘藩屏之固竟不能使四海賓服混一皇化而于時羣臣莫有諫者不其過矣哉孫卿曰堯舜禪讓是不然矣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辯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見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由此言之孫卿孟軻亦各有所不取焉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宮兵刃耀天旌旗翳日雖應天順人同符唐虞然法度損益則亦不異於昔魏文矣故宜資三至以彊

制之而令諸王有立國之名而無襟帶之實又蜀地有自然之險是歷世姦雄之所覬覦逋逃之所聚也而無親戚子弟之守此豈深思遠慮杜漸防萌者乎昔漢文帝據已成之業六合同風天下一家而賈誼上疏陳當時之勢猶以為譬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此言誠存不忘亡安不忘亂者也然臣之慺慺亦竊願居安思危無曰高高在上常念臨深之義不忘履氷之戒盡除魏世之弊法綏以新政之大

化使萬邦欣欣喜戴洪惠昆蟲草木咸蒙恩澤朝廷詠
康哉之歌山藪無伐檀之人此固天下所視望者也陛
下自初踐阼發無諱之詔置箴諫之官赫然寵異諤諤
之臣以明好直言之信恐陳事者知直言之不用皆杜
口結舌祥瑞亦曷由來哉臣無陸生之才不在顧問之
地蓋聞主聖臣直義在於有犯無隱臣不惟疏遠未信
而言敢歷論前代隆名之君及亡敗之主廢興所由又
博陳舉賢之路廣開養老之制崇必信之道又張設議

者之難凡五事以開臣之所言皆直陳古今已行故事非新聲異端也辭義實淺不足採納然臣私心誠謂有可發起覺悟遺忘願陛下察臣愚忠愍臣狂直無使天下以言者為戒疾痛增篤退念桑梓之詩惟狐死之義輒取長休歸近墳墓顧瞻宫闕繫情皇極不勝丹款遣息穎表言其一曰臣聞善有章也著在經典惡有罰也戒在刑書上自遠古下洎秦漢其明王霸主及亡國闇君故可得而稱至於忠蹇賢相及佞諂姦臣亦可得而

言故朝有誘誘盡規之臣無不昌也任用阿諛唯唯之士無不亡也是有國者皆欲求忠以自輔舉賢以自佐而亡國破家者相繼皆由任失其人所謂賢者不賢忠者不忠也臣謹言前任賢所由興任不肖所以亡者堯之末年四凶在朝而不去八元在家而不舉然致天平地寧四門穆穆其功固在重華之為相夏癸放於鳴條商辛梟於牧野此俱萬乘之主而國滅身擒由不能屬任賢相用婦人之言荒淫無道肆志沉宴作靡靡之樂

長夜之飲於是登糟丘臨酒池觀牛飲望肉林龍逢忠而被害比干諫而剖心天下之所以歸惡者也太甲纂虐顛覆湯之典制於是伊尹放之桐宮而能改悔反善三年而後歸于亳既已放而復還殷道微而復興諸侯咸服號稱太宗實賴阿衡之盡忠也周室既衰諸侯並爭天王微弱政遂陵遲齊桓公淫亂之主耳然所以能九合一匡之功有尊周之名誠管夷吾之力及其死也蟲流出門豈非任豎貂之過乎且一桓公之身得管仲

其功如彼用豎貂其亂如此夫榮辱存亡實在所任可
不審哉秦本伯翳之後微微小邑至秦仲始大有車馬
禮樂侍御之好焉自穆公至於始皇皆能留心待賢遠
求異士招由余於西戎致五羖於宛市取丕豹於晉卿
迎蹇叔於宗里由是四方雄俊繼踵而至故能世為彊
國吞滅諸侯奄有天下兼稱皇帝由謀臣之助也道化
未淳崩於沙丘胡亥乗虐用詐自娛不能弘濟統緒克
成堂構而乃殘賊仁義毒流黔首故陳勝吳廣奮臂大

呼而天下響應於是趙高逆亂閻樂承指二世窮迫自戮望夷子嬰雖立去帝爲王孤危無輔四旬而亡此由邪臣擅命指鹿爲馬所以速秦之禍也秦失其鹿豪桀競逐項羽既得而失之其咎在烹韓生而范增之謀不用假令羽既距項伯之邪說斬沛公於鴻門都咸陽以號令諸侯則天下無敵矣而羽距韓生之忠諫背范增之深計自謂霸王之業已定都彭城還故鄉爲晝被文繡此蓋世俗兒女之情耳而羽榮之是故五載爲漢所

擒至死尚不知覺悟乃曰天亡我非戰之罪甚痛矣哉且夫士之歸仁猶水之歸下禽之走曠野故曰為川驅魚者獺也為藪驅雀者鸇也為湯武驅人者桀紂也漢高祖起於布衣提三尺之刃而取天下用六國之資無唐虞之禪豈徒賴良平之奇謀盡英雄之智力而已乎亦由項氏為驅人也子孫承基二百餘年逮成帝委政舅家使權勢外移安昌侯張禹者漢之三公成帝保傅也帝親幸其家拜禹牀下深問天災人事禹當惟大臣

之節為社稷深慮忠言嘉謀陳其災患則王氏不得專
權寵王莽無緣秉勢位遂託雲龍而登天銜令漢祚中
絕也禹佞諂不忠挾懷私計徒低仰於王侯之間苟取
容媚而已是以朱雲抗節求尚方斬馬劒欲以斬禹以
戒其餘可謂忠矣而成帝尚復不寤乃以為居下訕上
廷辱保傅罪死無赦詔御史將雲下欲急烹之雲攀殿
折檻辛賴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以死爭之若不然
則雲已摧碎矣後雖釋檻不修欲以彰明直臣誠足以

為後世之戒何益於漢室所由亡也哉然世之論者以為亂臣賊子無道之甚者莫過於莽此亦猶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傳稱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朋友歸仁及其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動見稱述然于時人士詣闕上書薦莽者不可稱紀内外羣臣莫不歸莽功德遭遇漢室中微國嗣三絶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莽得遂策命孺子而奪其位也昔湯武之興亦逆取而順守之耳向莽深惟殷周取守之術

崇道德務仁義履信實去華偽施恵天下十有八年恩足以感百姓義足以結英雄人懐其德豪傑竝用如此宗廟社稷宜未滅也光武雖復賢才大業詎可兾哉莽即位之後自謂得天人之助以為功廣三王徳茂唐虞乃自驕矜奮其威詐班宣符讖震暴殘酷窮凶極惡人怨神怒冬雷雹以驚其耳目夏地動以惕其心腹而莽猶不知覺悟方復重行不順時之令竟連伍之刑佞媚者親幸忠諫者誅夷由是天下忿憤内外俱發四海分

崩城池不守身死於匹夫之手為天下笑豈不異哉其所由然者非取之過而守之非道也莽既屠肌六合雲擾劉聖公已立而不辨盆子承之而覆敗公孫述又稱帝於蜀漢如此數子固非所謂應天順人者徒為光武之驅除者耳夫天下者蓋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由此言之主非常人也有德則天下歸之無德則天下叛之故古之明王其勞心遠慮常如

臨川無津涯於是法天地象四時隆恩德敬大臣近忠
直遠佞人仁孝著乎宮牆弘化洽乎兆庶為平直如砥
矢信義感人神雖有椒房外戚之寵不受其委曲之言
雖有近習愛幸之豎不聽其姑息之辭四門穆穆闢而
不闔待諫者而無忌恒戰戰慄慄不忘戒懼所以欲永
終天祿恐為將來賢聖之驅除也且臣聞之懼危者常
安者也憂亡者恒存者也使夫有國之君能安不忘危
則本支百世長保榮祚名位與天地無窮亦何慮乎為

求者之驅除哉傳有之曰狂夫之言明主察焉其二曰士之立業行非一槩吴起貪官母死不歸殺妻求將不孝之甚然在魏使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曾參閔騫誠孝子也不能宿夕離其親豈肯出身致死涉危險之地哉今大晉應期運之所授齊聖美於有虞而吳人不臣稱帝私附此亦國之羞也陛下誠欲致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使奮威淮浦震服蠻荆者故宜疇咨博采廣開貢士之路薦巖穴舉賢才徵命考試匪

俊莫用令臺閣選舉徒塞耳目九品訪人唯間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塗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則蓽門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陸沉者哉其三曰昔田子方養老馬而窮士知所歸況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乎昔明王聖主無不養老老人衆多未必皆賢不可悉養故父事三老所以明孝宗事五更所以明敬孟子曰吾老以及人之老吾幼以及人之幼令天下雖定而華山之陽無放馬之羣桃林之下未

有休息之牛固以吳人尚未臣服故也夫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天下元元瞻望新政願陛下思子方之仁念犬馬之勞思帷蓋之報發仁惠之詔廣開養老之制其四曰法令賞罰莫大乎信古人有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况有養人以惠使人以義而可以不信行之哉臣前為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已未詔書羌胡道遠其但募取樂行不樂勿彊臣被詔書輙宣恩廣募示以賞信所得人名即條言征西其晉人自可差簡丁彊如法調取

至於羌胡非恩意告諭則無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每興軍渡河未曾有變故刺史郭緞勸帥有方深加奬厲要許重報是以所募感恩利賞遂立績效功在第一令州郡督將竝已受封羌胡健兒或王或侯不蒙論叙也晉文猶不貪原而失信齊桓不惜地而背盟況聖主乎其五曰昔周漢之興樹親建德周因五等之爵漢有河山之誓及其衰也神器奪於重臣國祚移於他人故滅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於今國家大

計使異姓無裂土專封之邑同姓竝據有連城之地縱
復令諸王後世子孫還自相并蓋亦楚人失繫弱於雲
夢尚未為亡其弓也其於神器不移他族則始祖不遷
之廟萬年億兆不改其名矣大晉諸王二十餘人而公
侯伯子男五百餘國欲言其國皆小乎則漢祖之起俱
無尺土之地況有國者哉將謂大晉世世賢聖而諸侯
之嗣常不肖邪則放勛欽明而有丹朱瞽叟頑凶而有
虞舜天下有事無不由兵而無故多樹兵本廣開亂原

臣故曰五等不便也臣以為可如前表諸王宜大其國增益其兵悉遣守藩使形勢足以相接則陛下可高枕而卧耳臣以為諸侯伯子男名號皆宜改易之使封爵之制禄奉禮秩並同天下諸侯之例臣聞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也與死人同病者未嘗生也與亡國同法者未嘗存也況夫巍巍大晉方將登太山禪梁父刻石書勲垂示無窮宜遠鑒往代興廢深為嚴防使著事奮筆必有紀焉昔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此臣所以私懷慷

慨自忘輕賤者也灼書奏帝覽而異焉擢為明威將軍魏興太守卒于官

閻纘

閻纘字續伯巴西安漢人也祖圃為張魯功曹勸魯降魏封平樂鄉侯父璞嗣爵仕吴至牂牁太守纘僑居河南新安少游英豪多所交結博覽墳典該通物理父卒繼母不慈纘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纘盜父時金寳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纘無怨色孝謹不怠

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為太傅楊駿舍人轉安復令駿之誅也纉棄官歸要駿故主簿潘岳掾崔基等共葬之基岳畏罪推纉為主墓成當葬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衆咸懼填冢而逃纉獨以家財成墓葬駿而去國子祭酒鄒湛以纉才堪佐著薦於祕書監華嶠嶠曰此職閑廩重貴勢多爭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河間王顒引為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平樂鄉侯愍懷太子之廢也纉與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寃

曰伏見赦文及牓下前太子遹手疏以為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遹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沉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羣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疎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

非但東宫歷覯諸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為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遲陵以此歎息今適可以為戒恐其被斥棄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距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笞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適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為輕於戾太子

尚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為之師光禄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呂望經籍不廢以為之保尚書僕射裴頠明允恭肅體道居正以為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使與共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絶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於前勑使但道古令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

愆改過之義皆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為殷明王又魏文帝懼於見廢夙夜自祗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為平原侯為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兢兢慎罰事父以孝父沒事母以謹聞于天下于今稱之漢高皇帝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為師子房為傅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

陛下驕邁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

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爲

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棄

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宫情不私遹念

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

臣嘗備近職雖未得自結天日情同閹寺悾悾之誠皆

爲國計臣老母見臣爲表乃爲臣卜卦云書御即死妻

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爲頻見拔擢嘗爲近職此恩

難忘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書御不省及張華遇害賈謐被誅朝野震悚纉獨撫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過叱賈謐尸曰小兒亂國之由誅其晚矣皇太孫立纉復上疏曰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昔壺關三老陳衛太子之冤而漢武築思子之臺高廟令田千秋上書不敢正言託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月中三遷位至丞相乘車入殿號曰車氏恨臣精誠微薄不能有感

竟使太子流離没命許昌向令陛下即納臣言不致此
禍天贊聖意三公獻謀庶人賜死罪人斯得太子以明
臣恨其晚無所復及詔書慈悼迎喪反葬復其禮秩誠
副衆望不意吕霍之變復生於今日伏見詔書建立太
孫斯誠陛下上順先典以安社稷中慰慈悼寃魂之痛
下令萬國心有所繫追惟庶人所為無狀幾傾宗廟賴
相國太宰至忠憤發潛謀俱斷奉贊聖意以成神武雖
周誅二叔漢掃諸吕未足以喻臣願陛下因此大更擡

改以為永制禮置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為置官屬皆如朋友不為純臣既使上厭至望以崇孝道又令不相嚴憚易相規正昔漢武既信奸讒危害太子復用望氣之言欲盡誅詔獄中囚邴吉以皇孫在焉閉門距命後遂擁護皇孫督罰乳母卒至成人立為孝宣皇帝苟志於忠無往不可歷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教寬以成節吉雖距詔書事在於忠故宥而不責自晉興已來用法太嚴遲速之間輒加誅斬一身伏法猶可彊為令

世之誅動輙滅門昔吕后臨朝肆意無道周昌相趙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徵昌入乃後召王此由漢制本寛得使為快假令如令吕后必謂昌已反夷其三族則誰敢復為殺身成義者哉此法宜改可使經遠又漢初廢趙王張敖其臣貫高謀弑高祖高祖不誅以明臣道田叔孟舒十人為奴髡鉗随王隱親侍養故令平安向使晉法得容為義東宫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子得如郍吉距詔不坐伏死諫爭則聖意必變太子以安如田叔

孟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左右姦凶毒藥無緣得設太子不夭也臣每責東宫臣故無侍從者後開頗有於道路望車拜辭而有司收付洛陽獄奏科其罪然臣故莫從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馬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警嚴覆請審者此由恐畏滅族今皇孫冲幼去事多故若有不虞彊臣專制姦邪矯詐雖有相國保訓東宫擁佑之恩同於邴吉適可使玉體安全宜開來防可著于令自令已後諸有廢興倉卒羣臣皆得

輒嚴須録諸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為信得同周昌不遣王節下聽臣子隱親得如田叔孟舒不加罪責則永固儲副以安後嗣之遠慮也來事難知往事可改臣前每見詹事裴權用心懇惻舍人秦戢數上疏啓諫而爰倩贈以九列權有忠意獨不蒙賞謂宜依倩為比以寵其魂推尋表疏如秦戢輩及司隸所奏諸敢拜辭於道路者明詔稱揚使微異於衆以勸為善以獎將來也纘又陳今相國雖已保傅東宮保其安危至於旦夕訓誨輔

道出入動静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校尉梁掷白衣南安朱冲比者以為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若吴太妃家室及賈郭之黨如此之輩生而富溢無念修已率多輕薄浮華相驅放縱皆非所補益於吾少主者也皆可擇寒門篤行學問素士更履險易節義足稱者以備羣臣可輕其禮儀使與古同以相切磋為益昔魏文帝之在東宫徐幹劉楨為友文學相接之道並如氣類吴太

子登顧譚為友諸葛恪為賔臥同牀帳行則參乗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昔周公覲撻伯禽曹參笞窋二百聖考慈父皆不傷恩令不忍小相維持令至闕失頻相罪責不亦誤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於情得盡五日一朝於敬既簡於恩亦疎易致構間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日

之制起漢高祖身為天子父猶庶人萬幾事多故闕私敬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俗文王世子篇曰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安有逸豫五日一覲哉纘又陳令迎太子神柩孤魂獨行太孫幼冲不可涉道謂可遣妃奉迎遠路令其父行隨行衛護皇太子初見誣陷臣家門無祐三世假親具嘗辛苦以家艱國固知太子有變臣故求副監國欲依邴吉故事距違來使供養擁護身親飲食醫藥冀足救危主者以臣

名資輕淺不肯見與世人見笑謂為此職進退難居有必死憂臣獨以為苟全儲君賈氏所誅甘心所願令監國御史直副皆當三族侍衛無狀實自宜然臣謂其小人不足具責故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是以聖王慎選故河南尹向雄昔能犯難葬故將鍾會文帝嘉之始拔顯用至於先帝以為右率如聞之事若得向雄之比則豈可觸哉此二使者但為愚怯亦非與謀但可誅身自全三族如郭俶郭斌則於刑為當

又東宮亦宜妙選忠直亮正如向雄比陛下千秋萬歲之後太孫幼冲選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世俗淺薄士無廉節賈謐小兒恃寵恣睢而淺中弱植之徒更相翕習故世號魯公二十四友又謐前見臣表理太子曰閤兒作此為健然觀其意欲與諸司馬家同皆為臣寒心伏見詔書稱明滿奮樂廣侍郎賈胥與謐親理而亦疏遠往免父喪之後停家五年雖為小屈有識貴之潘岳繆徵等皆謐父黨共相沉浮人士羞之聞其

晏然莫不為恠今詔書暴揚其罪並皆遣出百姓咸云
清當臣獨謂非但岳徽二十四人宜皆齊黜以肅風教
朝廷善其忠烈擢為漢中太守趙王倫死旣葬纘以車
轢其冢時張華兄子景後徙漢中纘又表宜還纘不護
細行而慷慨好大節卒於官時年五十九纘五子皆開
朗有才力長子亨為遼西太守屬王浚自用其人亨不
得之官依青州刺史苟晞刑政苛虐亨數切諫為晞所
害

史臣曰愍懐之廢也天下稱其寃然皆懼亂政之慘夷懾淫嬖之凶忍遂使謀臣懷忠而結舌義士蓄憤而吞聲閻纘伯官既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輕生重義視死如歸伏奏而待嚴誅輿棺以趨鼎鑊察言觀行豈非忠直壯乎顧視晉朝公卿曾不得與其徒隷齒也茂伯篤終哭王經以全節休然追遠理鄧艾以成名故得義感明時仁流枯骨雖朱勃追論新息欒布奏事彭王弗之尚也

贊曰感義收會篤終理艾道旣相侔名亦俱泰續伯區區與櫬陳誓偪茲淫嬖弗遂良圖啜其泣矣何嗟及乎

晉書卷四十八

晉書卷四十八考證

段灼傳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逼江由之勢得封者三十人○由綱目作油

魏文帝率萬乘之衆受禪於靡陂○臣宗楷按綱目漢後主建興十一年春正月青龍見魏摩陂井中水經注摩陂在郟縣縱廣可十五里此靡字當係摩字之訛

晉書卷四十八考證